

华东师范大学 跨世纪学术著作 出版基金资助

# 一个神秘的文学天才 路翎

刘挺生 著



*Kuashiji*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一个神秘的文学天才——路翎

刘挺生 著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 200 千字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000 本

---

ISBN 7-5617-1495-5/I·146

定价: 16.80 元

# 序

张德林

刘挺生同志是我门下第一个博士生，也可以说是开门弟子吧。他毕业已经两年了。他的那部毕业论文《一个神秘的文学天才——路翎》，即将付梓出版了。他要我为他写篇序，作为他的指导教师和朋友，我当然欣然接受。

挺生先在王铁仙教授那里攻读现代文学硕士学位，因成绩优异而提前一年攻读博士学位。他学习勤奋、刻苦、求知欲旺盛，除了攻读现当代文学的专业论著和大量作品以外，平时还广泛猎涉文艺学、哲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各个方面的理论著作，古今中外，兼容并蓄，树立起恢宏的学术视野。求学期间，他在国内若干著名刊物上发表了多篇万字以上的论文，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正是在这种学术研究能力迅速提高的前提下，他开始准备撰写这部专著，不言而喻，其基础是颇为厚实的。

据我所知，这部二十万字的书稿，从确定选题、积累材料、构思谋篇，到最后成稿，前后整整花了两年时间。在写作过程中，他碰到过许多困难和问题，经过多次调查研究、悉心访问、认真思考、潜心写作、不断修改，才终于取得今天的成果。其间付出的精神劳动、心血和甘苦，我是亲眼目睹的。

路翎是个文学天才，也是个被左倾路线扼杀的未充分成熟的天才。所谓胡风派，其实是个风格独特、旗帜鲜明的创作流派和学术流派。他们在创作上张扬五四民主精神，提倡罗曼·罗兰式的“主观战斗精神”，即作家主体精神昂扬的现实主义，敢于爱爱仇仇，直抒胸臆，冲破旧世界的黑暗牢笼。这一创作流派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是公认的进步作家群。路翎是胡风派中小说方面的一员主将。他的创作发轫于三十年代末期，鼎盛于四十年代中后期。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被誉为力求把托尔斯泰的史诗笔触和罗曼·罗兰的心灵解剖艺术融于一炉，描绘大家族的衰败和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力作。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刻画了一个强悍的底层劳动妇女，用“原始的强力”碰撞了社会的铁壁，最后悲惨地献出了生命。这部小说以其艺术的震撼力而获取了广泛的影响。路翎在五十年代建国初期，以满腔热情歌颂新中国，歌颂当时的抗美援朝英雄儿女，写出了心理现实主义杰作《洼地上的战役》，可是却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全国性的批判，不久便锒铛入狱，一关就是二十多年，平反出狱后已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这并非是他个人的过失，而是左倾路线迫害下的时代悲剧、社会悲剧、知识分子悲剧。这一惨痛的遭遇，在大的方面虽然已有历史结论，但如何对路翎那样的主观精神气质独特、才华横溢的作家作出公正全面、深入细致的思想艺术评价，却是一项严肃、繁琐而又艰苦的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精神劳动，还要有足够的理论勇气去拨乱反正。

对路翎的创作，几十年来，批判性的“论文”多如牛毛，称得上研究性的文章却寥寥无几。正因为如此，诞生这部专著无疑是开拓性的，在文学研究上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这部专著，我认为有如下三个特点：一、详细占有材料，一切从事实出发，立意新颖，推理实事求是，力避妄加臆测。人们一般只知道路翎

是位小说家，殊不知他还是位散文家、报告文学家、剧作家和诗人。他是位以小说创作为主的全能型多产作家，全部创作的总字数达数百万字之多，除了已有的多种集子以外，许多作品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为了尽可能搜集他的全部著作以及前人对路翎的研究文章（包括数十万字的“批判”“揭露”文章），复印成册，挺生跑遍了上海各高校图书馆、市内各大图书馆、文艺出版社，包括徐家汇藏书楼……。每有所获，便喜形于色。这部专著写得非常实在，找不到可有可无的“泛泛而谈”，这跟作者的扎实的资料功夫有密切的关系。二、重实证，以文本分析为主。根据自己的理解，同时也汲取西方文论中某些新观念、新方法，化为己有。我们把作家作品不妨看作是个文本。现在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出现了两种明显对立的研究方法。一种是，用“我”的观点来阐释文本，因而重实证、重逻辑论证，重具体分析；另一种是，借用文本的实例来阐释“我”的观点，因而重主观，重个人见解，文本变成自我精神漫游、主观任意想象的一种手段。这两种对立的研究方法孰优孰劣，我不想妄下判断，还是让广大读者自己去识别吧。我是欣赏挺生的重实证和具体分析的研究方法的，因为它比较切实，对研究对象——文本内蕴的开掘能揭示作家本人创作的个性风格。《从无意识的深渊里突发出来的生命的呼喊与神采》等章节，写得神采飞扬，颇有深度。读者不难发现，作者自觉借鉴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精华部分——即潜意识学说，经过自己的理解和消化，用来阐发路翎小说中表现“原始强力”之类的难题，这跟硬套生搬是不同的。三、重视史与论相结合。挺生这部专著把路翎的一生和他的主要作品放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样一个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激烈的时代去审视，作家的个人命运和时代的浪潮紧密相连。也即是从那样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冲突、大转折，民族意识大觉醒，人民精

## 序

---

神大奋起的年代，认识路翎这样一位熟悉中国底层人民和知识分子生活，并且较为充分地表达了他们的性格、精神和情绪展示了一个作家的面貌，史论和作家作品论的有机结合，用严谨的历史主义态度来描述路翎的一生及其所奉献给中国人民的那份精神财富，它的总体价值和时代意义便明晰可辨，无容置疑了。

以上是我阅读这部专著的一些粗浅认识，是否说在点子上，尚待广大读者来鉴别。

一九九六、四、二十二、

## 引 言

路翎，这是一个在众多版本的中国新文学史上都一带而过的名字。在以往无数次翻阅文学史时，我也是这样一带而过。直到五年前，那是我的一家旧书店里买到一套《财主底儿女们》之后，我流连的目光才在他的名字上停顿。当时，买这套中国新文学史上最长的部长篇小说，并不是我已认识到它的价值，仅仅因为便宜。三十大毛就买到了厚厚的两本大书。不过，当我拂去尘封，开始阅读时，我惊异了，怀疑这出自一个年仅弱冠的青年手笔。于是，我和导师、同学、朋友们谈路翎，渴望解释这个神话。得到最多的回答只是：路翎是个文学天才。我不反对这样的看法，但又觉得玄乎，总感到面对路翎的宏伟文学宫殿欲入无门，只能对其炫目的外观作神秘的赞美。这神秘感和诱惑力是那样的不可抗拒，我决心以生命的代价，闯闯这座奇异的殿堂，一窥天才的真容。

什么是天才？叔本华认为，天才是至善至美的，能够达到超我的客观，“这种主体已不再根据律来推戴那些关系了，而是栖息于、沉浸于眼前对象的亲切观审中，超然于该对象和任何其他对象的关系之外，达到‘自失(Sich verciren)境界’（《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4章）。这就是说，天才不仅超越于常人理智，也超然于主体的支配力之上。所谓天作之物就是由着主体

的天性去做，在自然而然中做出来的，却又是出人意料和精妙绝伦的杰作。那么，这天性植根何处？如果有无根的天才，世上就不存在早夭的悲剧。天才是否有他的指向性？如果没有就无所谓文学天才。天才的运作究竟是愉悦的游戏还是自甘的苦役？如果是前者，“天才与病有缘”就是一个伪命题。为了追寻天才的轨迹，我开始搜集有关路翎的材料，他的作品、传记、回忆、书信、年谱、评论等所有可以找得到的近千万的文字。我不知道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这个文学天才，却知道用凯撒之法去对上帝的造物评头论足是多么不自量力，但我还是努力去做。因为，同时我还知道路翎也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地存在于现实中的人。起码我必须勾画出他的人的一面。

怎样重现我所看到的现实中的天才呢？是仅仅“画眼睛”，还是塑造一个全人？又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促使我作出决定。一个中文系的硕士生问我“路翎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对一个文学天才无知到这种程度，可是，由此我意识到对路翎的了解、研究和评价，远远低于他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和所做出的成就。历史的责任感告诉我，应该说出对路翎的全部认知，也就是对他的思想、创作和影响进行全方位的探讨和立体化的研究。可是，正因为如此，我的叙述对象缺少一个耳熟能详的对话前提，我只能把叙述性的介绍与论述性的品评结合起来。这可能会影响论文的理论深度，但我别无选择。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我面对大量还保持着生活气息的鲜为人知的材料，凝视着路翎那充满灵性的面容和娟秀的笔迹，总有一种触摸着还有呼吸和体温的鲜活生命的感觉。我不忍过多地用理性的解剖刀去析肉剔骨，我缺乏下手的勇气和力量，尽管导师一直提醒我：“少引材料，注意开掘。”

观照一个对象离不开特定的视角。在一个喜欢以新眼光审

## 引言

---

视旧事物的时代，我的目光似乎有更多的传统色彩。这里固然有着把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一致起来的经典影响，但我实在害怕给一个生活在过去的特定时空中的老人穿上过于时髦的新衣，以显出任意打扮的不恭敬。

当然，这些只是美好的愿望，我将尽力实现它。

# 目 次

|         |       |
|---------|-------|
| 序.....  | 张德林   |
| 引言..... | ( 1 ) |

## 上篇 路翎思想研究

|                    |        |
|--------------------|--------|
| 第一章 自然中自觉的人生选择     |        |
| ——路翎的文学道路.....     | ( 3 )  |
| 第二章 作家的主体性是文学创作的主流 |        |
| ——路翎的文学观.....      | ( 15 ) |
| 第三章 亲切的依持和前途的灯火    |        |
| ——路翎与鲁迅.....       | ( 32 ) |
| 第四章 孤寂中的邂逅与最得赏识的爱将 |        |
| ——路翎与胡风.....       | ( 43 ) |
| 第五章 “结构我的美学温床”     |        |
| ——路翎与外国文学.....     | ( 53 ) |
| 第六章 沟通两个世界的理性主义者   |        |
| ——路翎的哲学思想基础.....   | ( 74 ) |

## 中篇 路翎创作研究

|     |                             |       |
|-----|-----------------------------|-------|
| 第七章 | 战斗的颂歌,瑰丽的油画,青春的诗篇           |       |
|     | ——路翎的小说                     | (85)  |
|     | 一、善描人生的多彩画笔                 | (85)  |
|     | 二、创造出一个特异的精神世界              | (102) |
|     | 三、产生于人生痛苦搏斗的伟大的诗            | (115) |
|     | 四、从无意识的深渊里突发出来的生命的呼<br>喊与神采 | (136) |
| 第八章 | “一个值得注意的题目”                 |       |
|     | ——路翎的剧作                     | (157) |
|     | 一、体式:剧本本来是小说                | (157) |
|     | 二、人物:社会斗争的全部内容的集中点          | (162) |
|     | 三、结构:依着生活和斗争的自身规律           | (165) |
|     | 四、风格:写出痛苦本身或牺牲本身起伏奔<br>放的激流 | (169) |
| 第九章 | 诗性的轮回                       |       |
|     | ——路翎的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             | (174) |
|     | 一、“知识分子底诗歌”                 | (174) |
|     | 二、失望中的希望                    | (179) |
|     | 三、硝烟里的歌声                    | (185) |
|     | 四、勃发与沉寂                     | (190) |

## 下篇 路翎影响研究

|     |         |       |
|-----|---------|-------|
| 第十章 | 地狱足音的回响 | (195) |
|-----|---------|-------|

---

|                 |       |
|-----------------|-------|
| 一、法郎赛斯加的爱情····· | (195) |
| 二、薄伽的倔强·····    | (206) |
| 三、亚伯利谷的呼喊·····  | (243) |
| 后记·····         | (253) |

# 上 篇

路翎思想研究



## 第一章 自然中自觉的人生选择

### ——路翎的文学道路

有一句话说：“风格的形成是一个作家创作上成熟的重要标志”（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P416）。同时，还有一句话说：“社会化是对现实环境的适应性的必然现象，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标志”（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文学评论》1993.4）。一个是文学创作的成熟，一个是人的社会化的成熟，同是成熟，却有不同意义。一个社会化过于成熟的人往往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因为，文学风格是以独特为标志的，是创作个性的表现。这种特立独行的创作个性是作家面对社会生活时与众不同的感知方式、情感态度、想象能力、审美倾向、艺术追求和表达方式的鲜明而独特的体现。社会化则是以求同为标志的，是人的合群性的表现。无论在何种社会中，在特定的文化思想环境中，一致性、相似性总是处于统治地位。一般来说，在特定的社会思想文化环境的制约下，几乎每个人都操同一种语言，有基本一致的价值观，有大体相同的道德规范，遵守着共同的法律契约，采用大体相同的行为方式，甚至有着相同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一个社会化过深的人，遵从心理紧紧地束缚着他，不敢越雷池一步，童心泯灭，完全失去自己原有的某些独特感受生活的能力和独特观察的视角。这种人

“几乎在所有的社会情境中，对偏离的恐惧都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人们不想突出自己与众不同，总想与别人差不多。一个人面临着与群体意见不一致时是不愿偏离的。他想要群体喜欢他、优待他、接受他。他害怕如果他与群体意见不一致，群体会讨厌他、虐待他或驱逐他。为了避免这些后果，他总是趋于遵从”（J·L·弗里德曼、P·O·西尔斯、J·M·卡尔史密斯：《社会心理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P442）。看来，作家创作上的成熟有可能恰与其社会化的成熟成反比。当一个成熟的作家屹立于文坛时，风格就不仅仅属于文学创作的研究对象，它还成了窥视作家整个人生历程的窗口。在文学史上，研究者常常为了解析作家的风格构成，结果也展示了其人生的辉煌。你看，有的受时代和现实的召唤或刺激，为改造国民的灵魂，奋然改道，弃他从文；有的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充满失望，企图重建善和美的理想世界，从此跋涉文学之路；有的把文学作为向黑暗势力开战的武器，力图杀出一条通向光明的血路；还有的受家学浸染，先哲影响，或大师提携，雨露滋润禾苗壮，从而雄立于文学之林。这说明风格的形成是作家整个人生奋斗的结晶，文学风格只是其形式化的表征，任何一个具有独特风格作家的身后都留有一串非常人所有的非自然的人生足迹。

今天，已不再有人怀疑路翎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具有自我风格的成功作家。且不说他的《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燃烧的荒地》等名篇巨著。当我看到他在1939年写的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出自一个年仅17岁的少年之手。从艺术品的角度衡量，它还不够精细。“但是，它却是路翎的文学道路中的一块重要的界碑”。因为，它已“透露了路翎刻画动荡环境中人物起伏不定的内心世界的艺术追求”（杨义《路翎传略》）的风格特征。所以，次年五月，胡风在

《七月》第五集第三期上发表了这篇小说，并列为“新作家五人小说集”的首篇。可是，当我查看路翎人生经历的材料，起码在这段时间里没有看到非常的辉煌，相反看到的只是一个少年的自然人生。他不出生在书香缭绕的钟鸣鼎食之家。在他出生的第二年(1924年)生父便病故了。他的母亲徐菊英只读过小学。生父去世后，母亲即再嫁继父张济东。继父虽“读过大学”，但学的并不是文学，业余爱好也只是“喜欢修理一些电器和器具”(《路翎书信集》P 176)。他“一生当职员”，时常失业。年仅5岁的路翎就“产生了一种凄凉、孤独的心情，从这时开始到三十年代，这种心情一直很浓厚”(同上，P 180)。路翎在1939年与胡风结识前，基本上没有和文学名人接触过。除了小学读书时的潘美老师，“这位优秀的女教师耐心地指导过路翎阅读和写作”(同上，P 2)外，路翎几乎没有得到过专门的文学指导。也就是说，外部环境没有为路翎建造一个超越社会化约束，攀登文学殿堂的阶梯。没有非凡人生经历的路翎自自然然地走上了文学之路，并塑造出“在中国新现实主义文学中已经放射出一道鲜明的光彩”(邵荃麟《饥饿的郭素娥》《青年文艺》1944年第一卷第6期)的文学形象。

如果我们把路翎1937年在赵清阁主编的《弹花》上发表的散文《秋在山城》、《一片血痕与泪迹》，作为他走上文学道路的起点，那么，作为作家的路翎并没有受到时代的特别优待。这时，五四新文学运动早已退潮，新文学第二个十年的发展已接近尾声。在文学领域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救亡的呼喊。倘说以前个性化还能与社会化取得某些一致的话，此时已处于完全对立的两极。照此情况，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和众多的热血青年一样，路翎应走上一条不是拿起笔杆子而是枪杆子的道路。路翎的同学中有的走的就是这条路。而且，从路翎的自身气质来看也极有这种可能性。在他的生平材料中，我发现孩提之时，爱国主